古诗界的人民艺术家

张佳玮
自由撰稿人
Free Lancer
杂食动物

唐宣宗写白居易：“缀玉联珠六十年，谁教冥路作诗仙。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长恨曲，胡儿能唱琵琶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怆然。”赞美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童子都能吟唱，外国胡人都会唱《琵琶行》，行人都知道白居易的诗写得好。

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——这说法出自宋朝僧人惠洪。他的指向，是想吐槽唐末诗风太通俗，所谓：“白乐天每作诗，令一老妪解之，问曰：‘解否？’妪曰解，则录之；不解，则又复易之。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也。”同时代，苏轼一度也觉得元轻白俗，但苏轼晚年品出白居易的味道了，觉得别有妙处：“东坡云：‘白公晚年诗极高妙。’余请其妙处，坡云：‘如“风生古木晴天雨，月照平沙夏夜霜”，此少时不到也。’”即，白居易哪怕浅白通俗，也是返璞归真的好。连苏轼这种大才，都需要点时间来品味的。

他的通俗易懂是刻意的，而且如苏轼们所欣赏的，其实并不影响他的高妙。

白居易的贴心人元稹吹白居易：“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，乐天之长，可以为多矣。夫讽喻之诗长于激，闲适之诗长于遣，感伤之诗长于切，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……”总而言之，样样都行。白居易当然也对元稹敞开胸怀，他的《与元九书》里，说得很明白：以前的诗很宽宏，到周衰秦兴，诗歌不能用来补察时政描述人情了，就变成伤别冤思了。后来也不过沉溺山水风花雪月罢了。所谓“故仆所谓嘲风雪、弄花草而已”。所以我不能这么肤浅啊，我搞新乐府讽喻诗，我搞闲适诗，我搞感伤诗，我搞杂律诗。讽喻诗要兼济天下，闲适诗要独善其身。

大概以白居易的大才，要写出让学者诗人们赞叹的玩意，简直随心所欲。但在他眼里，诗不该只是风花雪月山水冤思，而该是上下相通的东西。不该是一部分人的小玩意，而该是人民的艺术。他是以大才子的身份，尽量写点大家都能读懂的玩意，以便扩大诗的影响力。是所谓诗歌界的人民艺术家。他的通俗易懂是刻意的，而且如苏轼们所欣赏的，其实并不影响他的高妙。但他也有点矛盾：他那些最流行的诗，自己并不喜欢。唐宣宗夸他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尽人皆知，未必让他高兴，大概有点“我其实可以很严肃的，并不只是个流行作者”。

当日白居易的诗被传到日本，大受欢迎。白居易的闲适诗，大合平安贵族的风雅趣味；《长恨歌》与《琵琶行》更融汇进日本的物哀文化，以至于《源氏物语》里引用白居易诗过百，桐壶更衣的命运更比附杨贵妃之死。在日本《古今和歌集》里，出现了“雪月花”。后来川端康成拿到诺奖时，说日本美术的特色，就是“雪月花时最怀友”。这句的源头就是白居易“琴诗酒友皆抛我，雪月花时最忆君”。白居易大概自己都没想到，他自己随手写来，并不乐意沉溺的“嘲风雪弄花草而已”，恰因为晓畅优美，无意间成了另一个国度的审美核心。